

司牧寶鑑一卷

〔清〕李容輯

遜敏堂叢書本

黃君立生好讀書尤愛梓祕本發潛惠世公溥彌昭余曩序其刻報
忠志云使刻書者皆如黃君則此無壁簡矣今又梓李二曲先生司
牧寶鑑而屬余序余嘗讀張養浩三事忠告喜其牧民忠告之文較
廟堂風憲二忠告倍之誠以爲民司牧視彼二者位卑而任重祿薄
而事難難則必詳其事官有所依重則必盡其辭民皆受福李氏之
爲此書也初名牧民須知始倣張氏之意乎中引牧民忠告切要數
條意可知矣或曰二曲布衣士也長謙土室絕未臨民恐言多迂闊
而遠於事情余曰不然牧民忠告雖名歸張希孟而據志傳實出吾
鄉張國瑞手靜吾亦布衣也所言官箴政體事勢民情能悉希孟之
心如出希孟之口有老吏所不能及者所謂心誠求之不申不遠大

司牧寶鑑

姜序

儒以誠存心發於論政坐言起行一致同歸何問臨民與否耶况二
曲之書皆引古良牧賢令已成之事而節其辭亦及時人之政不沒
其善皆有明文足徵畧自評贊以示司牧遵循而已其書皆臨民之
書不啻其身臨民也黃君指日入仕臨民先梓此書能寶李氏之良
法美意鑑而行之見諸實事概可知矣至君尊甫樹齋先生體張氏
廟堂風憲之義忠告已著於前行當益顯於後凡李氏一端張氏三
則黃氏兼之矣余因黃君屬序遂連類而樂道之使任司民之責者
誠寶此書不貪以爲寶仁民以爲寶誠鑑此書不照綺羅鑑尋照流
亡屋則康濟斯民也大循良署績也遠而著書及傳刻之心亦皆不
虛負也已豈不盛哉道光己酉二月十九日南昌樟圃弟姜曾拜撰

倪原序

學以明體而適用也學苟不適用則空談性命卒無補於國計民生天下後世亦安賴有若人哉然體之不立而輕言用不流於龐雜卽人於偏陂縝才克肆應一時而其究也不能無弊惟體用相爲表裏故明德卽所以新民中和自徵諸位育尼山氏以布衣直接帝王

之統問政一章彰彰明備非明體適用之標準歟開申李中孚先生以聖賢自任雖隱居不仕而當代名公鉅卿以及文人學士多執弟子禮而受益焉先生向就常鄰駱公之請於敝鄉東林書院倡明大

道學者蔚然奮興時雖梧方在成童未知孰經問難及長而勉就一摺又以山川修阻弗獲負笈從游嵩山仰止惟深向往之茲量移武

司牧寶鑑

原序

一

功密邇先生之虛亦以誠守所羈未遑請益丁丑春攝篆整屋始得
褪衣晉謁卽其容穆如也聆其言謙如也讀其書醇如也既而出所
著司牧寶鑑相示則言言經濟字字本源於盤根錯節之中具批郤
導窾之妙司牧者守是一編以爲暗室中一炬則利可興弊可除
可行權可達可以因時而補救可以因地制宜宜雖恭府民社於
饑饉流亡之後方惴惴焉以弗克負荷是懼雖學與仕兩者俱愧未
優而以仕爲學則道無不貫致弗奉爲鑑而責之哉噫先君子嘗著
法戒錄一編以訓我子孫亦於居官一途以類相及而是書尤爲專
且詳哉惟先生根柢性命體天德王道之全故出其端緒攸往咸宜
非空虛無用與泛言術數者比於以明體而體不爲無用之體於以

通用而用不爲無體之用其裨益於世道人心而因以裨益於國計民生者豈淺鮮哉雖梧頤勉爲良吏尤願以仁人之言公之同好爰急付之梓而弁數言於篇首云康熙三十六年夏四月既望錫山後學倪離梧謹識

王原亭

司牧寶鑑者二曲先生十五年前所輯以殆知交也先生雖鍵戶養疴而世道生民之念夢寐相關故其居恒非有關於人心風俗之言不出諸口非有關於人心風俗之事不見諸行非有關於人心風俗之實德實務不以存諸心而告諸人匡時要務一書惓惓以講學救正人心爲吾儒第一義其與當事諸君子往還贈遺書答及商確治

司牧寶鑑

原序

二

理之言則懇懃望以實心實政務底乎庶虞三代之舊蓋先生之心萬物一體之心先生之學萬物一體之學嘗自言曰離人無以爲我此心一毫不與斯世斯民相關便非天地之心便非大人之學便是自私自利之小人儒便是異端枯寂無用之學吾輩須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窮則闡往聖之絕誦以正人心達則開萬世之太平以澤斯世豈可自私自利自隘其襟期噫由斯言也西銘一體之仁禮記大道之公大學明至善之學舉該於是矣當塗之士實充此意而見之歛爲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盛古郅隆熙皞之休真不難載見甯僅區區邦國郡邑之小康小效已哉是編止於郡邑特金櫃千金之一方耳曾何足爲先生傳然藥期已疾而言各有當負

吏職聲利而先生獨取廉操酷吏尚嚴刻而先生獨取亡恕俗吏

惟升而先生獨取德字刻吏取必三尺而先生獨重躬行實踐一羹真可去一疾一方真可療一症則

是編雖約畧數篇而千古父母斯民者之寶鑑莫尚於此矣初名牧

民須知友人故題曰司牧寶鑑癸酉秋心敬某先生未刻舊稿手錄

二冊付冀以藏留爲吾黨出身加民者金鏡惟是蔽木無力徒存僥

苟越人仲景之力不克布諸人間起疴回生而徒秘之山崖石室私

心竊用自愧自歎矣癸卯七月朔日鄂縣門人王心敬兩緝百拜識

余閉戶養病久與世隔雖甚恒絕口弗及世事而世道人心未嘗一

司牧寶鑑

原序引

二

司牧寶鑑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先生論屬首憇憇焉急先務也有師帥之責者尚其鑑於斯然而正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不孚則雖有教告而民未必從故某

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爲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曰律己以廉

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此是小善一點貪污便爲大惡不廉之更如紫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故以此爲四事之首

撫民以仁

爲政者萬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慢刻非仁也有一毫之怠戾亦非仁也

存心以公

司牧寶鑑

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

治事以勤

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殃者古之聖賢尚曰夙不食坐以待旦况其僚乎不可不戒

何謂十害曰

斷獄不公

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少有私曲

聽訟不審

訟有實有虛聽之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反實矣其可苟哉施延囚繫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固固之苦庶日如歲其可淹久乎

慘酷用刑

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卽己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爲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忠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

汎濫追呼

一夫被追舉室皇擾有持牒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其可汎濫乎

招引告訐

告訐卽敗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招引令官司有受

司牧寶鑑

人實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爲也

重疊催稅

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有稅不商輸此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以輸是誰之罪乎

科罰取財

民間自二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州縣有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斂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不革

紙更下鄉

鄉村小民畏更如虎縛更下鄉猶縛虎山柙也弓手土兵尤當禁紏自非捕盜皆不可差出

低價買物

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司敷貿視市直半減十之二三或不卽還甚至自取民戶何以堪此

某之區區其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不俟丁呷而知自勉者矣然亦豈無當勉而未能者乎傳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曰誰謂德難厲其庶幾賢不肖之分在乎勉與不勉而已異時舉刺之行當以是爲準至若十害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毋狃於因循之習毋牽於利害之私或事關州郡常見告而商確姑必期於去民之瘼而後已此又某之所望於同僚者也抑又有欲言者夫州之與縣本同一體若長吏偃然自尊不以情通於下司牧賣鑑

四

原屬退然自默不以情達於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聞政疵民隱何從而理乎昔諸葛武侯開府作牧首以集衆思廣忠益爲先某之職候無能爲役然虛心無我樂於聞善蓋平日之素志自今一道之利病某之所當知者願以告焉某之所爲有不合於理不便於俗者亦願以告焉告而適當敢不敬從如其未然不厭反復則湖湘九郡之民庶乎其蒙賜而某也庶乎其寡過矣敢以誠告尚其亮之

當事者果虛心無我樂於聞善孰不樂告以善集衆人之才識以爲才識則其才識何可限量若自恃才識而好察不行上下之情不通自病病民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知恩賢不肖之分正在於斯某昨者叨帥長沙書以四事勸勉同僚曰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殲忍培勉爲戒則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公事

司牧賣鑑

五

以公涖事以勤而某區區實身率之以昇二年之間爲潤人興利除害者粗有可紀今者蒙恩起廢再撫是邦竊伏惟念所以答上恩而懇民望亦無出前之四事而已故願與同僚勉之蓋泉之爲州蠻舶聚焉犀珠寶貨見者興羨而棄民巨室有所訟怨志在求勝不客揮金苟非好信自愛之士未有不爲所污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節污者士之醜行士之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工容絕人不足自贍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卻暮夜之金者蓋隱微之際最爲顯著聖賢之教誡獨是先故願與同僚力修冰鑿之規各勵玉雪之操使士民起敬爲廉吏可珍可貴孰有踰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且以薄尉言之簿勤於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於營捕使人無穿窬攻劫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小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士民之休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害發一掊尅心斯民立被誅剝之殃蓋亦反而思之對芒刺手疾棘傷足舉體凜然謂之痛楚刑威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宰在後號呼求救惟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於此其可使無辜者坐之乎己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己欲豐財則不當殷民之財故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恕強勉而行可以致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可緩故願同僚各以真矜憫怛爲心而以殲忍培勉爲戒則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其所當勉者二也公事

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已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骯公法以徇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視以爲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勝公者蓋徇貨賄則不能公任忿怒則不能公黨親戚畏強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思是非

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爲重以重爲輕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於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乎故願與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汨於私情不撓於私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冤抑不平之嘆此其所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則爲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於勤荒於嬉則爲士者不可以不勤况爲

右西山先生論屬文言慙懼肫實萬世爲政之大經也右官君子宜各揭之座右朝夕觀省知其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斯自愛愛人無愧民牧矣

呂公諭屬

新舊公選通山西愛民真如保赤務著資政錄一書承之所屬貴
府確奉兼行來傳見新舊世頃盡教誥指消也依而行之天
下嘉義二代安豐其職屬明舉之切於官制釋者於左

公召太原所屬州縣掌印正官而諭之曰宇宙之內一尺一物痛痒

皆與吾身相關故其相養相安料理皆是吾人之本分書云山川鬼
神亦莫不宥及鳥獸魚鱉咸若魚鱉非吾同類而且使之咸若然猶

曰彼有血氣心知欲生死所同鬼神奚賴吾人山川有何知識而

司牧寶鑑

七

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則職業隳
弛豈不上孤朝寄而下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酷訴邀於高
以勤強敏恪爲俗此前世衰敝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陷威公
有言大禹聖者尚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故棄佐有以輔博廢
事者則取而投之江今願同僚共體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懈毋聚飲
非節序毋出遊朝夕孜孜惟民事是力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安其
生此其所當勉者四也某雖不敏請以身先毫髮少渝望加規警前
此官僚之間或於四者未能無愧願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聖賢許
人改過故曰改而止倘猶玩視而不改焉誠恐物議沸騰在其亦不
容苟止也敢以誠告幸察焉

亦使之亦莫不宥者何蓋聖人以天地爲心爲民生立命心思既靖
仁愛無窮必使乾坤清泰海宇安寧無一事不極其安詳無一物不得
其分順而後其心始遂伊尹有莘之耕夫也當隱居時便樂堯舜
之道其言曰予弗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聽若撻于市一夫不獲曰
時予之孽也夫君不堯舜自有當其恥者一夫不獲自有任其辜者
而伊尹引爲己責深自愧罪只是這個不忍的念頭放不下吾輩七尺之軀不
短於古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不少於古人六經四書子史百家至
今大備吾輩誦習又多於古人只似看得天下民物與我分毫無干

這是這腔子中天不會賦與不忍人的一點良心如何百姓痛癢全不關心死活通不介意大段今之爲吏品格不同第一等人有這一點惻隱之心由不得自家如親娘之於兒女憂懼念寒怕災愁病日思夜慮弔膽提心溫存體愛百計千方凡可以使兒女心遂身安者無所不至雖強制不能雖淡薄不減所以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心切而政生慮周而政詳雖欲歛手不得此謂率其自然第二等人看得天地萬物一體是我性分使天下萬物各得所是我職分不存此心便有愧於形骸不盡此心便不滿其分量慙愧維世道亟亟愛民生以謂爲之自我當如是耳此謂盡其當然但纔有強勉向道之心便有精神不貫之處第三等人看得深已愛民修司牧寶鑑

好官我爲笑罵由他笑罵耳此明王之所不赦明神之所必殛者也嗚呼正學喪世道絕利達之網習既成惻隱之真心遂失失所民物付托何人吾黨泄泄沓沓以苟富貴世道傾頽萬物愁嘆將遂任其所終乎倘一深思可爲慟哭天生此身豈爲酒肉之囊錦繡之架哉天生此民豈爲士大夫之魚肉官府之廩藏哉倘一深思可爲大憤本院無能振拔罪之魁也諸君子萬努力仕宦有此入等吾人自審果居何等若遜一等而弗居區區介於二三之間已爲無志倘更墮乎其後將何以自立耶噫往者悔無及來者猶可追讀斯諭而興感慨然悟爽然失勃然奮洗腸瀝胃抖擗整顙從新別做一番人夫誰得而禦之司牧寶鑑

知府之職
九
知府一一身州縣之領袖而知州知縣之總督也今之爲知府者廉愛嚴明公誠謹慎便自謂好官而課知府者見其能是亦以好官稱之矣不知此入字者知州知縣之職而非知府之職也知府無此八字固爲不肖僅有此入字是增一好知州知縣耳設府治建府官之意豈謂是哉爲知府者或奉院司之科條董督僚屬或酌郡邑之利病細與興除所屬州縣掌印正官及佐領合屬一切大小官員有用刑不當者持己不廉者政不宜民者怠不修改者昏不察奸者塗飾耳目者虛文搪塞者前件廢搭者阿徇權勢者差糧不均者催科無法者收解累民者藉劫公行者奸暴爲害者風俗無良者教化不行者

倉庫不慎者獄囚失所者老幼殘疾失養者聽訟淹濫者橋梁道路不修者荒蕪不治流移不招者衙役縱橫不禁者屬官如是知府皆得以帥師之師帥不從知府得以讓責之讓責不致知府得以提問其首領吏善提問不警知府得以指事申呈於兩院該道辟之一人一肢病不得謂之完身辟之一裘一幅斜不得謂之完衣所屬州縣有一不肖之吏有一失所之民有一不妥之事不能安輯而虛置之尚得謂之完府乎務傳所屬之吏廉愛嚴明公誠謹慎如我一身所屬之政廢興墜舉異草奸除如我一堂所屬之民無一不得其所屬之物無一不得其理循良者署以上考無論卑微不肖者署以下考無附炎熱使屬吏知有府之可畏不敢不守官知有府之可服不司牧寶鑑

忠不共命如是而千里之封疆凜凜風生萬井之黎民瀼瀼雨潤知府之職不當如是乎夫帥之不能知之當審乃一切從厚徇情而塞屬署考十九稱賢又極其粧點無乃行私罔上紀法不蕩然盡廢乎賢太守其熟念之

府職之責任如此拊心自問曠廢與否快歎自知

知州知縣之職

士君子無濟人利物之心則希清華慕通顯總之無益於蒼生不若聽其求富貴苟平生疾惡抱不平之氣悲民憤欲救之心朝興一利而朝即浮被閭閻夕除一害而夕即仁流市井隨事推恩聽我自便因心出治惟我施行則莫妙於知州知縣矣朝廷設官自公卿以至

縣遞中外職銜不啻百矣而惟守令人稱之曰父母父母云者生我與我者也稱我以父母望其生我養我者也故土地不均我爲均之差糧不明我爲明之樹木不植我爲植之荒蕪不墾我爲墾之逃亡不復我爲復之山林川澤果否有利我爲風之訟獄不平我爲平之兒蒙肆逞良善含冤我爲除之狡詐百端愚朴受害我爲剪之嫖風助博枉幫變幻我爲刑之寡婦孤兒族屬倚尊我爲鎮之盜賊劫竊凡不安生我爲弭之老弱殘疾錄寡孤獨我爲收之教化不行風俗下美我爲正之遠里無師貧兒失學我爲教之倉廩不實民命所關火爲積之獄中囚犯果否得所我爲恤之斗斛尺市鎮爲奸我爲之貧民交易稅課濫征我爲省之衙門積蠹狼虎吾民我爲逐之司牧寶鑑

吏善需索力勤吾民我爲禁之徵收無法起解困民我爲處之遊手閒民蕩產廢業我爲撫之異端邪教亂俗惑民我爲驅之庸醫亂行凡命枉死我爲訓之士風學政頽敗廢極我爲興之市豪積弱專利山民我爲治之捏空造虛起禍誣人我爲杜之聚衆黨惡主謀唆訟其事及時當修我爲修之民情所好如己之欲我爲聚之民情所惡如已之譽我爲去之使四境之內無一事不得其宜無一民不得其所深山窮谷之中無隱弗達婦人孺子之情無微不照是謂知此州如此縣俾一郡邑愛戴吾身如坐慈母之懷如含慈母之乳一時不一日不可少是謂真父母各官試自檢點果能如是否乎孰詩

賦者以蒙放自高好宴安者以蠟散自適嗜驕泰者以奢侈自縱工媚悅者剝民膏以事人討身家者括民財以肥己民生疾苦昏昏紛

个聞知風俗美惡夢那後理會一般坐轎打人前呼後擁招搖大市稠人之中面目亦安否乎意念無愧否乎大街小巷千百人環視愛我乎敬我乎恨我乎笑我乎厭惡而鄙夷我乎此不必揆之人情一反已而可知矣如此作官果稱職否乎夫醫者之治人也診其脈

息望其形氣授以湯丸曰一服去甚再服郤疾三服減半四服全愈

病家驗之日異而月不同計期而卒有效曰此良醫也若攜藥裹而來可治數月病無損於分毫仍攜藥裹而去何辭以後主人守令到任之時便察此郡邑受病標本施治後先何困當蘇何害當除何俗

司牧寶鑑
十二
當正何民當懲何廢當舉洞其病痛酌其治法日積月累費效觀成自初任以至去任光景改觀幾何民愁蘇醒幾何政事修舉幾何或享利於目前或垂恩於永久庶幾士民數其事而稱之曰吾父母到任以來某事某事有功吾民再臨去而自檢點之曰吾於地方興得某利除得某害疲瘵之苦賴蘇膏肓之施亦足如此治民卽是良醫治病何快如之倘到任時地方是這般景象離任時地方依舊是清廉景象如此等官虛享數月俸薪無益百姓亮釐試一省察細研處職兩院之獎薦有愧無愧戒飭有居無居自有一點不死之真心在又何暇計較考語優劣歸咎他人誣陷哉

言言警切字字骨髓必如此方是以實心行實政方是民之父母

方為無忝厥職一有不然便是職業曾謂賢者而職業乎其必不然矣

有父母之責者如果實心實政此第自宜揭之座右時時間則時時薰心朝朝暮暮聞則朝朝暮暮感發振委靡之氣換塵俗之見舉智慮殫精力何效弗臻治績冠絕一時聲稱超出尋常萬萬矣

先賢要言

易經大經大法誰具其真呂南先生諱中龍義後人如規範準繩不可尚矣先賢醫術美醫術成之故說足以爲聖者亦不可列遺則於左

魏莊渠先生答俞獻可知縣曰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爲相則莫如

爲令與守近君者莫如相近民者莫如守令而令彌親矣廢病疾痛

司牧寶鑑
十三
無一而不相關也賢者所至邊廣者可使之枕席小民戴之如君親

之如父母上之人固將敬之如九鼎大呂山川若增而勝焉能重此官者在己不在人

令之於民果廢病疾痛一一相關出塗炭而置之枕席方不愧爲民父母方是知重此官

答黃汝玉曰聞汝出宰江陰且喜相去伊邇政聲可日聞也吾嘗謂

今世仕宦堪以廟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令猶親民矣然曠世僅僅一二見者何哉卑者汨利高者驚名而實悲及民者寡耳汝爲民父母其毋謂民頑毋歎才短民之頑歎勿庸忿之姑惟勤之才之短也勤以捕撫而以求助屬已以求之虛心以察之皆有益於我也守己

深康愛民憲惻推此道也蠻貊可行矧文獻之邦耶

卑者汨利高者蕪名此兩言說意古今通病雖未必人人如是其實如是者恒多非夫特立實行之傑吾誰與歸

者利賓曰爲守爲令實惠務要及民若能真愛民則子民亦真愛我如父母矣切忌不可用術民至愚而神爭以詳術應我一不誠而萬有餘喪矣才高之人往往坐此而敗况才短者平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但憂誠之未至不憂民之未孚也

忠信可孚豚魚况民乎

答呂德曰汝書惓惓問政嗟乎今之作縣卽孔門之爲邦也但古有君道漢猶有長道今直僕道耳此固法樊亦由人樊下焉者惟知漁利人面而鬼心此益賊之行也汝心不肯自汚亦不待吾教戒稍上焉者但務名以干上司之知其弊徒虛文無惻怛之實此市井之心也吾不願汝爲之也守身如玉之潔如冰之清而愛民也如父母之切有不獲上下之心者乎

東萊呂氏官箴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持身矣然世之仕者驕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心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不爲矣然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

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成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乎

愚觀古來以墨敗守者其初皆自以爲必不敗者也縱幸而得免不明敗於章王亦未嘗不陰敗於天讞昔侯鑑爲江夏令與勝緣長老居約有舊每服必訪則必已爲具一日延待殊闌鑑怪問之約曰公每到土地必先報此番不報是以失待使問不報之由是夕約復夢曰侯鑑合作宰相與吾有統攝故報今受胡氏白金六十兩枉斷一事天曹已削相名與吾無統攝故不報由斯以觀則凡律身不謹冥冥之中默有以乘除者何限特人不覺耳吁可畏也故

司牧寶鑑

十五

利人面而鬼心此益賊之行也汝心不肯自污亦不待吾教戒稍上

張希孟曰古之爲政者身任其勞而貽百姓以安今之爲政者身享其安而殆百姓以勞己勞則民退己逸則民勞此必然之理也憚一己之勞而使閭境之民不靖仁人君子其忍爾乎昔子路問政而聖人告以先之勞之無倦嗚呼此真萬世爲政之格言也與吏往官治事其人不可缺而其勢最親惟其親故久而懋至無所畏惟其不可缺故久而必至爲姦此當今之通病也欲其有所畏則莫若自嚴欲其不爲姦則莫若詳視其案也所謂自嚴者非厲聲色也絕其餽遺而已矣所謂詳視其案者非吹毛求疵也理其綱領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有巨細皆資案牘以行焉少不經心則姦偽隨出大抵使不

忍欺爲上不能欺次之不敢欺又次之夫以善感人者非聖人不能
故前輩謂不忍欺在德不能欺在明不敢欺在威於斯三者度己所
能而處之庶不爲彼所侮矣

諸吏曹勿使縱游民間納交富室以泄官事以來訟端以啟恃四暇
則召集講經讀律多方羈縻之則自然不橫矣

段伯英嘗率鉅野民有犯法受刑者每爲泣下或以爲過希孟聞之
歎曰人必有是心然後可以語王政且獨不聞古人亦有禁人於獄
而不家斂者乎要皆良心之所發非過也

以上當官者不可不知

司牧寶鏡

十六

前輩謂爲已盡教民之實此固務於民之務也愚代庸教民之任而無
甚其嚴追病史醫者不庸更俟禱告錢人見其棄以作教民榜樣

段堅知福山縣福山故解邑堅以德化民列布小學講書令邑人講
誦復以詩歌與之必欲變其風俗或謂其迂闊不能行堅獨謂天下
無不可化之人世間無不可變之俗當有詩曰天下有才皆可用用
間無草不從風始終不少懈由是陋俗丕變海邦島嶼風氣乎有絃
誦風以薦超陞知萊州府治萊如治福山時召州縣官與燕伴言志
歎咏以申政教未期月萊人大化

段公加意風化如此可謂知所先務有師帥之責者安得人人盡
如此公則風動時雍處處可爲熙皞矣

張需知霸州霸當順天河閒之中近畿輔民游食者多生業凋殘需

至氣里老究悉其故於是每里置簿列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
合種粟麥桑麻及女紅紡績之具畜收雞豚之數徧行勸諭暇則親
至村落取其戶簿驗之缺者有罰且多方鼓舞樂從勤力生業里鮮
游惰不日期民俱有恒產生理日滋民用殷富

守令之職不出教養二端而教養之實久已不見不聞其有舉行
者教則不過申飭鄉約了一故事廢則井故事亦不了惟知刻意
勸誥誰肯畱心樹榮張公獨能以是爲務得致治之本矣職司民
收者不可不是則是微

海瑞知淳安縣愛民如子視錢如響搆一蒼頭自耕官地以食性鍛
直不異強禦豺狼破膽奉節耿介爲近代第一人比之包閭羅

司牧寶鏡

十七

海公風力鋒銳固引吾人所最望然亦不可不勉

徐九思知句容縣御吏甚嚴人人惴恐於法不敢有所舞約束僚佐
毋得擅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左右每受訟牒必命其人
與親識偕往往和處其不即和處者面諭使之心服閉一挾之較不
過十母置獄然至於武斷力兼之輩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催科役
領爲之約過期而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不遺一隸卒下
鄉隸卒列庭下如木偶積九載遷工部主事將行民號泣強留潤月
不得發度不可畱感曰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思揮淚曰我
無以別而曹惟勤與儉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驟忍則不爭保身
興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唯畝菜佐脫粟又畫一青菜於堂曰古

不云乎民不可有此邑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此徐公三字經也肖像而尸祝之

自古未有不便於民而曰善政不得民心而稱循良者徐公之令

句容也其心惻然爲民其政鴻然便民故其得民之深真捨家人

父子三復其績不覺斂衽

顧光遠知泰和縣俗好訟每坐堂訟者兩集光遠乃爲文勸諭親書

木榜長數丈譬曉諭切民爭來觀觀已輒去不訟者什二又俾訟者

居誰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擇吏淳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方爲剖理非誠負冤頗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幾民不復訟

司牧寶鑑

十六

此法頗妙依此法而行之訟者若猶不去大則據理斷遣小則委鄉約公評如是則大事化細事化無訟不期息而自息矣

王印長知澤州實心實政治行爲天下第一民戴之如私親去後相與尸祝不替公嘗作愛錢歌揭不通衢曰非我不愛錢我愛誰不爱敲骨吸人髓天理良心壞逼人賣田產把我來我道苦逼人鬻妻孥把來我養煩逼人招銀錢把來我放債人哭我喜歡有些不痛快我見愛錢人當身遭禍敗又見愛錢人子孫爲乞丐空落愛錢名唾罵千年底在我有愛錢方人已兩無害少吃一隻雞可買五日菜少穿一疋紬舉家有鋪戴徐用勝貪圖吾鼎猶當愛讀此數言可想見其操履矣

任樞知靈石縣其治行與王公相似所題署中請對聯亦與愛錢歌同類附錄於此以存典型

大理人情不遠爲公爲私畢竟爾民共見
催科撫字並行其難其慎只是此心勿欺
精神耗薄計罪過多端真有愧於匹夫匹婦
面目付風塵奔走不暇又何怪乎呼馬呼牛
君子重廉恥無廉則無恥事事防閑休留下千年唾罵
好官貴仁明不仁由不明時時省察要知道百姓艱難
常在庭前多錯爲人來自覺羞琴鶴
若教門內有私竊出去如何對士民

司牧寶鑑

十七

民間苦千孔千瘡退食常懷憂慮
屋漏嚴十指十視獨坐更覺恐惶

此公揭此自警則切水就惟恐一念或錯一事失宣貽悔中心殆羞地方此方是以實心行實政

王永命知某縣矢公矢慎其示尤贈亥人口附錄於後

一切火耗盡行禁革百姓赴櫃納糧俱照部頒法馬平戥自封投櫃不許一毫耗折倘有守榷官役搖惑仍前耗折等弊爾民即時嗚囁喊稟以憑重懲

本縣一奉簡書卽將鋪墊等項預行捐除今除火耗已經不革外其各項撫派各色一并盡行革除李長衙役不得分毫影射

本縣刑賈不加易生訟心豈非本縣原以愛爾等者反以擾爾等乎
不恩官長維甚愛我願錢綫不累我輒朴綫不及我而一字公門九
牛難拔以致票差勾索之繁擾審訊守候之苦愁將幾貫汗血金錢
費如泥沙並多少正經生涯盡成就閑想到此間耽延小忿何怨可
結何仇不解乃甘自沈苦海也

諸色工匠不過末務糊口若令供應官役平日既無工食之設臨時
又無工價之費彼端躁在官者固不敢辭復不敢言而嗷嘯待室空
亦何堪如修城之舉公務也亦必紀日計工隨人償價至本縣衙舍

一切雜役俱照民間平僱隨工見發斷無張紙隻字拘迫爾等爾等

倘稱官役索騙幫貼或被告發或被訪知定行重治

司牧寶鑑

預免鋪墊文

新官到來必有一番鋪墊百姓承接着便添設計窮愁此從來陋規實
難拔弊種衙舍之動用有數地方之假借無窮色色取之行戶衙役

視為固然絲絲派之民間里率習若常焉是朝廷設一吏課此一

邑治尚未知所治而先受其侵小民望一官興此一方利將未見所
利而已得其害上千功令下擾窮民司牧之謂何甯其出此乎况

生性守貞介之操讀書識節愛之義繩床木榻必屬親搆饋具茶爐
無非自辦拜命之始遷土之瘠遷民之苦已歷歷在心目中矣何
得從損下之費重煩我父老爲也至於蒼任之後一縷一絲皆照時

估一黍一粒先發現錢以及隨行執事公出供應徹底自備無擾我
估一黍一粒先發現錢以及隨行執事公出供應徹底自備無擾我

民凡皆體朝廷愛養百姓至意盡民牧則確官箴業心非敢曰煩

避廉譽而不行吾志也倘有里役人等故爲朦混巧生科斂爾等各
有身家各有性命弊端所在大法隨之斷不惜爾等一家之哭遺我
百姓一路之哭也吞刀飲炭滌盡腸胃慎之勿忽

欲做好官須是恤民果實實恤民方見德恤民之實固不止於
此而此則其大端也臨民者誠若是斯近悅遠服而頌聲作人人
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矣

救急單方

蘇州辛復元先生自序曰吾昔頭卒如飼豚因餵腥死者所遺盡
地生者骨肉如天能無憤狀傷寒不忍言子手授不復坐視不支
臂此是源本誰敢尚適可奈何哉曰成本集遺不復望矣聞之醫
者謂急則希其擇子益商意于曰然謹擇一二單方藥易治醫者

司牧寶鑑

一

首方

李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羈

夫子此言今人未必不笑爲迂談試觀今日寇賊爲何而起全爲
好貨財貪色遊手任俠之夫又使之衣食不足所以漸次不可
收拾究其所以致是者蓋不可不知其故矣果肯猛然一醉將身
心徹底澄清所以培民衣食之源者在此所以興民羞惡之良者
在此所以奠國家磐石之安者在此若不從此清理是揚湯止沸
而不去薪日張皇日危迫矣

又方

王陽明先生開府豫章置二匣於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先生無我如此此大知也大仁也大勇也今日上下蒙啟情不疏通首法陽明先生除去自家尊倨儻然廣張告示凡民間疾苦軍情急務諸人願條陳者俱許條陳公門不得矯阻擇其善者行之勿露何人條陳言不可從私置之合衆人之聰明識見以爲己之聰明識見則不患知謀不過人而生民塗炭不可救也

此方在今日可通服但恐求治不切牙關緊閉不肯下咽耳若求治誠切實實肯服則聞所未聞爲益匪淺

民有欲惡惟民知之如人有痛癢自家猶曉若不告人誰便理會

司牧寶鑑

卷

司牧寶鑑終

二十三

卽與摩接亦何得便到痛癢之處凡境內有何利當興何害當除令各據實自陳從長計議斟酌施行如是而地方不大治政事不卓越吾不信也

附按況公移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馮爲公務事照得絳州儒學廩生辛全著有救急單方本院從輿中聞之其言援據明確俱救時篤論書生中乃有此人不覺爲之心折矣爲此仰府官吏卽動本院賈銀制大木扁上書隱居求志四字左列本院銜名右書本生姓名用鼓吹導送本生以見本院採聽善言之意仍將單方梓印一百冊送院其紙及印刷工食亦在院廂內支用完日具辦織查須至票者

司牧寶鑑

跋

蓋屋李一曲先生稱闡中大儒曩讀四書反身錄易簡精純敵上微下洵究聖道之奧窓足示後學之津梁比從家叔紫垣大令獲觀先生手輯司牧寶鑑一書其中徵引先民良法美意率皆躬行有得見諸實效蓋先生雖隱居不仕而其志無一日不與天下憂樂相關所為學參輯錄之首其自述小引已言之雋且諧矣嗟乎先生生際太平寰宇熙熙猶惴惴恐風俗頽敝生民阽危矧後世司牧之責其用人行政利害切己有不僅斯民受之者哉夫古官稱牧上及州長下逮田畯揆厥取義養氏爲優先生以儒者之學求儒者之治化書之存謂作鑑於千秋可也爰亟爲校正付劂氏排印工竣謹綴數語簡

詞牧寶鑑

跋

末云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宜黃黃秩模跋於松陽旅舍

卷之三

特用朴墨紙千枚印此卷並寫詩五首頌為得心工藝無以過之
人相與好想取其美以自娛於生且樂也不勞矣微告之既出其人
人曰如使不朽乃存不當也足矣又餘失古宮鼎好上以供君不
半載高皇執銅鑄拂毫風谷應顛王兄記斯以對君臣外之貴其臣
或舉筆揮筆大書其名於小臣曰有之發且善矣製乎未坐主觀太
師更欲董於上擬劉吾不允而莫志難一日不與天子垂榮映闕祖
坐半轉后始資翰一書其中繪出承月貞姿美意率皆陳言亦皆
才情藻麗極力與突厥不對舉之率舉出其家殊榮至大令鑒照其
聲溫韻一曲大坐駢廟中大都并稱四壁又良善長吟詩辭布丁前